

反思灾疫小丛书 程丽蓉 主编

*Zaiyi De
Chengshi zhili
Yu Shengtai fansi*

马智慧 —— 著

城市

灾疫的 城市治理 与生态反思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项目（22KPD26YB）结题成果

反思灾疫小丛书 程丽蓉 主编

*Zaiyi De
Chengshi zhili
Yu Shengtai fansi*

马智慧 —— 著

灾疫的 城市治理 与生态反思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灾疫的城市治理与生态反思 / 马智慧著. —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23. 8
(反思灾疫小丛书 / 程丽蓉主编)
ISBN 978-7-5178-5444-9

I. ①灾… II. ①马… III. ①流行病—防治—城市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R18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72257 号

灾疫的城市治理与生态反思

ZAIYI DE CHENGSHI ZHILI YU SHENGTAI FAN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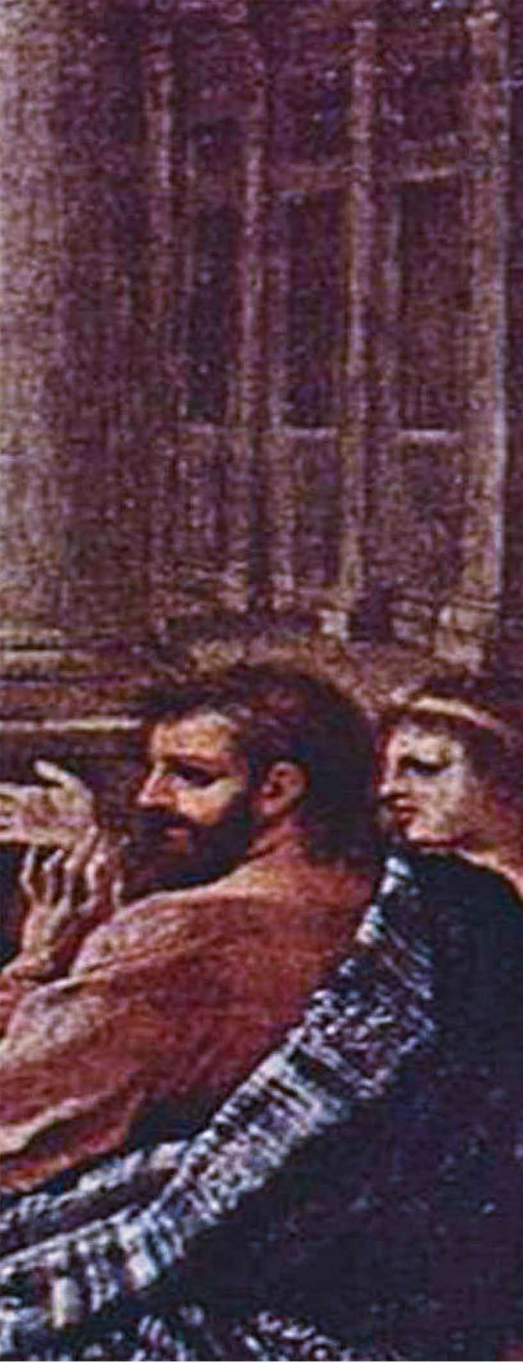
马智慧 著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唐 红
责任校对 林莉燕
封面设计 蔡海东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王立超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32
总 印 张 27
总 字 数 387 千
版 印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 202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5444-9
定 价 128.00 元 (全 4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营销与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71-88904970



| CONTENTS

| 目 录

1 灾疫与城市长期共存 /1

1.1 灾疫与城市的历史 /2

1.2 灾疫是城市的灾难 /6

1.3 灾疫倒逼城市进步 /27

1.4 做好灾疫与城市长期共存的准备 /52

2 灾疫与城市治理 /55

2.1 灾疫的社会属性 /56

2.2 城市灾疫的治理方式 /69

3 灾疫与生态环境 /95

3.1 瘟疫源生物是自然生态要素之一 /96

3.2 灾疫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98

3.3 灾疫暴发的环境因素 /99

3.4 灾疫的生态环境应对 /106

4 城市时代的灾疫防控 /113

4.1 城市时代的灾疫特点 /114

4.2 城市时代的灾疫应对 /116

4.3 后新冠疫情时代灾疫的城市治理展望 /119

5 生态文明时代的灾疫治理 /127

5.1 生态文明时代应对灾疫的主要原则 /128

5.2 生态文明时代的灾疫应对 /131

5.3 未来灾疫的生态防控展望 /134

参考文献 /144

1

灾疫与城市长期共存

ZAIYI YU CHENGSHI CHANGQI
GONGCUN

1.1 灾疫与城市的历史

1.1.1 再识“灾疫”

“灾疫病民，鰥寡愁忧。”——汉·焦贛

“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唐·柳宗元

灾疫特别是疫病带来的灾祸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历史。“疫病”一般被称为“瘟疫”（plague），又称“大流行病”，指的是传染力强、可致人死亡、广泛传染人或其他物种的流行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瘟疫的出现一般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在人群中出现一种新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会传染人，并引发严重的症状；病原体易于传染，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简单来说，瘟疫就是由一些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性细菌、病毒所引起的大范围传染病。

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有与瘟疫相关的记载。如“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周礼·天官·冢宰》），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礼记·月令》）等。宋代《集韵》中记载了关于“瘟”的解释：“瘟，疫也。”最早运用“瘟”字的著作可能是东晋时期道家著名人物葛洪所作《抱朴子·内篇·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这说明中国古人不仅认识到瘟疫与气候之间存在关联，也认识到瘟疫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类。

甲类传染病，即强制管理传染病，包括鼠疫、霍乱两种。发生时，须根据规定时间快速报告疫情，同时强制执行隔离措施。

乙类传染病，即严格管理传染病，包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登革热、炭疽、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结核、伤寒和副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猩红热、布氏杆菌病、淋病、梅毒、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疟疾。

丙类传染病，即监测管理传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急性出血性结膜炎、麻风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黑热病、包虫病、丝虫病，以及除霍乱、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

严格的管理办法源于长时间与瘟疫对抗的惨痛经验与教训。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瘟疫，诸如流行性感冒、肺结核、鼠疫、肺炎等，瘟疫大流行会造成大范围人口死亡，城市、国家被摧毁，甚至会导致文明的瓦解。如果可以有效地将疫情控制住，则可能带来医疗体系的进一步健全，以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进而提升人类整体的福祉。因此人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疫情除了为社会带来伤痛，也是对疫情所及之处的社会治理能力，特别是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验。在全球范围内，疫情的威胁有增无减，新冠疫情的情况虽然转好，但是外部压力仍旧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与疫情进行长期抗争的准备，积极、充分地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1.2 城市的“双刃剑”

城市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最深刻的地方，也是

最易受到自然“惩罚”之处。城市中瘟疫的暴发主要与人口的过度集中、恶劣的卫生环境、较差的生活习惯、牲畜的饲养与宰杀、战争、洪水和自然环境的改变等因素密切相关。人类不断改变自然，也受到自然的反击。当人类骄傲地宣布再也没有什么大型动物能够成为天敌的时候，微生物开始“发难”。“瘟疫”这个不速之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不断扮演着新的角色，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会带来灾难。“人类的前途注定要继续成为一种赌博，因为大自然会在某个预料不到的时间，以某种预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反击。”^①因此，一些传染病学家将瘟疫视为一种“城市病”，瘟疫的产生与城市无休止的扩张及人类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城市的混乱与拥挤、交通的错综复杂、逐步联结的区域都使得瘟疫可以迅速传播。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瘟疫的元凶早于人类出现，并且也将与人类长久地共存于世界上。瘟疫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变化相互影响的产物，它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是一柄“双刃

^① [美] 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杨歧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转引自张立升：《社会学家茶座》2010 年第 1 期，第 131 页。

剑”。一方面，瘟疫毁灭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人类文明，带走了数以亿计的鲜活生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走向；另一方面，瘟疫后的文明兴替，新的城市在原有城市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以及人们对瘟疫的反思也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在生活方式、制度及观念等各个方面的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时强调，新冠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总体来看，瘟疫对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一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也会一直持续下去。现在，人类宣布彻底战胜的传染病仅有天花，天花病毒仅在美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实验室里有样本保存。

1.2 灾疫是城市的灾难

谁都知道，瘟疫会以某种途径在历史上反复暴发，然而我们却不肯相信有些疫情也会在突然之间从天而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瘟疫、战乱和饥饿是重复上演的

重大灾难。其中瘟疫，尤其是鼠疫、疟疾、天花等，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人员死亡，许多辉煌的人类文明和强大的帝国也在瘟疫无形的“魔爪”下，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互联互通愈发紧密，而医学进步带来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导致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敏感。不仅仅是瘟疫本身带来的死亡与伤痛，瘟疫背后的经济的衰退、社会保障的缺乏及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也正考验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瘟疫已然成为人类的天敌。当我们看向未来，病毒在快速进化，城市规模及人口密度在不断提高，人员流动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这些原因使得新的瘟疫不断酝酿、产生、暴发，这也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应急防疫能力、国际合作机制等带来持续的挑战，人类与瘟疫的抗争仍然任重道远。

当我们喊出共同抗疫的口号时，我们也需要回顾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时刻保持警惕。人类与瘟疫的战争从未停止，其中有些非常严重的瘟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动荡，给人们带来长久的恐慌。它让人们明白，人类并非万物的主宰，一旦轻视自然，忽视瘟疫，城灭地荒并非空谈。

1.2.1 雅典大瘟疫

雅典大瘟疫，发生于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7年。瘟疫暴发之前，雅典与斯巴达两座城邦正在为争夺希腊的控制权进行着激烈的战争。当时，正是地中海炎热无风的夏季，气候干燥。斯巴达在公元前430年占领了雅典城外的乡村，数万雅典农民被斯巴达大军驱入城中，只能生活在街道上和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城市环境变得异常拥挤和杂乱。美国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所著的《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书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雅典有如洛杉矶，处在一个由三条大山脉环绕的盆地里，海洋差不多在5英里外，城区附近只有小川流淌——所有这些状况导致难以将污水排入任何能将污物冲刷入海的邻近活水体。^①

^① [美]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汉森对当时雅典的环境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在他看来，当时的雅典几乎已形成一个天然的微生物病菌培养皿。更糟糕的是，雅典在当时是一座久负盛名的国际化都市，其出产的橄榄油畅销整个东地中海，贸易往来的船只穿梭于整个东地中海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病毒极易暴发。

就在争夺希腊的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一场持续三年的瘟疫，在雅典城邦内蔓延。生活在逼仄的城市中的居民和流窜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感染了瘟疫。瘟疫在封闭拥挤、缺乏卫生设施和有效治愈手段的雅典城迅速蔓延开来，最终导致 1/4 的雅典公民死于这次瘟疫，城邦领袖伯里克利也因此染病而死。由此，雅典遭受重创，在战争中落败。战败后的雅典彻底沦为希腊二流城邦，难以恢复往日的荣光。

1.2.2 欧洲黑死病

被瘟疫破灭帝国荣耀的不只有雅典，还有罗马帝国。肆虐于 541—542 年的“查士丁尼瘟疫”，是因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发生而命名的鼠疫。541 年，这场恐怖的瘟疫在东罗马帝国暴发后，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传遍了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欧洲地区。因为缺少有效的遏

制手段，加之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想要恢复罗马帝国昔日辉煌，这份野心不断催促着他发动对外战争，使得这场瘟疫迅速扩散，跨越国界，传播到西欧、波斯、北非等地，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初黑暗时代的到来。

查士丁尼病毒最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属地埃及暴发，具体的发源地在何处，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出现在埃及的鼠疫，迅速传播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地方。由于穷人与老鼠、跳蚤等接触更为频繁，最早感染鼠疫的都是穷人。随着疫情的扩散，最严重时，一天甚至有上万人死亡。当时疫区的官员与百姓上上下下都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因鼠疫死亡的人数也很快突破了23万。官员不得不向查士丁尼一世汇报疫情的严重性，由于死尸过多，且死亡时间过于集中，疫区内找不到足够的负责搬运尸体的人手和埋葬尸体的地点，所以数以万计的尸体得不到处理，被堆放在街道上，整个城市也因此弥漫着尸臭的味道。和伯里克利一样，作为皇帝的查士丁尼一世也没能幸免，感染上了鼠疫，不过后来却神奇地痊愈了。但是这并没有减缓鼠疫对东罗马帝国的破坏。当时出现了许多诡异的场景：当人们在街上相

互攀谈时，有些人便开始不由自主地摇晃，随即倒在地上；公民们在买东西或数零钱时，死神也会不期而至。整个城市被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查士丁尼一世下令修建能够埋葬上万具尸体的巨型墓地，并且花费重金招募搬尸工来挖掘墓地掩埋死者，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于是在行政命令的指挥下，大量的尸体不论男女老幼、不分贫贱富贵，叠了百余层，统统埋在了一起。这场鼠疫使得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死亡人数比例达到 40%。更为严重的是，直到半个世纪后，鼠疫才悄无声息地结束，共造成了 1/4 的东罗马人死亡。据统计，查士丁尼大瘟疫使得当时全世界超过一亿人丧生，它使得公元 541 年至公元 700 年间，欧洲人口减少了约 50%。至此，瘟疫所带来的死亡、饥荒及内乱，彻底粉碎了查士丁尼一世重振罗马帝国的雄心。

在“查士丁尼瘟疫”平息之后，黑死病本身并没被消灭。这一可怕的死神在 1346 年又卷土重来，再次大规模袭击欧洲，并持续了四年之久，这又一次导致欧洲人口急剧下降。据统计，这次鼠疫大流行中的死亡率高达 30%。约 14 世纪中期，一些热那亚贸易船只在克里米亚与西西里岛之间往来，将疫源生物黑鼠、跳蚤带至途经地区，鼠